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冷眼觀 第十六回 信數理新學辯神權 誤歧途杞人憂國事

「那舉子看了半響，猶如鄉下人拿著趕麵杖吹火，連一竅都不通，只得又去請問主人是何解說？主人就寫了：黃牛以下有一洞，可藏十萬八千眾。先到之人得安穩，後到之人半路送。」

的二十八字於掌中，示之曰：『此即鏡中所現最近消息也，君但記「一六不見面，山水倒相逢。六君三杰繼奇蹤，菜市巧同風」之語，則離此不遠矣。所幸者，君家係樂土，差可慰耳』舉子復叩鏡為何名？主人笑曰：『此即將來中國小說家所謂立憲鏡耳！得真者王，得偽則敗。其主動力實種於金鼠之變，而有土犬推翻新政之餘波也。』臨行，又堅囑舉子曰：『彼此遭逢詭異，別後乞勿告人，否恐不利。』舉子乃唯唯聽命。時更欲有言，而主人已下送客令。日前導歸之老蒼頭，肩一極大皮排來，使數力士吹氣鼓之，漸吹漸大，兩翼便勃勃便響。因係舉子及所贈之金錢餵糶於其下，轉瞬間，已飄然遠舉，歷一晝夜，氣盡乃墮地野田中。農人驚為妖物，謀擊殺之，經舉子力辯始已。問是地，則淮屬鹽邑之東海濱也。去晉省已千餘里，幸喜離家不遠，遂負排至上海售之，後為一美國人以三十金購去，其實係一軍用氣球耳！據云，此為光緒初葉事，至庚子拳匪之亂，確三十年。

「仲芳，我想遇鬼不足異，鬼竟能得學堂風氣之先乃足異。前知不足異，鬼竟置有軍用氣球乃足異。我們無論他是人是鬼，或假或真，都且權時擱起，莫要學看戲流眼淚，替古人擔憂。刻下只就這讀書的一件事研究起來，足見得連做鬼都是少不了的。諸如現世我們中國人的程度風氣，均尚在幼稚時代，有心人要想行強迫教育去開通他們，還怕有做不到的地方呢！何可再存甚麼舊社會賤視同胞的謬習，去阻人向善呢？」

「再一說，中國沒大沒小的脾氣，都是念了書就想考，考了就想做官。他們既存了個身家貴賤恐受人囉嗶的念頭在心裡，自然就得法中生法，天外尋天去出洋遊學。好在自費也用不著中國官護照的，只要挨到三年畢業，無論他是進的甚麼科，學的是甚麼門，但能騙著那張從左邊朝右邊寫的外國文憑到手，一經回國，政府裡諸公就得當他一紙認票不認人，支取舉人進士的匯票看待。你想，假如這種人被他入了仕途，權了文柄，我們中國的國粹，那還想保得住嗎？國粹既保不住，莫說是西學無中文根柢是萬萬不行的。既或就行，則一動一靜，皆須用別人的文字，就別人的範圍，那還成個亞細亞開化最早的中華大國麼？所以東西各國的國勢強弱，天演家無不以國文能普及不能普及為優劣勝敗的基礎。我想，中國目下第一著救窮的無上法門，最好是能多一個人向學，即可以多免一分子窮氣。破壞一個人讀書，即是多添一分子積弱。仲芳，你是一個極有經濟的人，而且又出過一趟洋，究竟聽了我的議論，以為何如呢？」

仲芳道：「小雅君，我又何嘗說你的話是錯呢？不過這件遇鬼的事，我可以斷定他是個附會之談。若說拿來在酒後茶餘當做話柄消遣，那還可以使得。倘是竟認真的看得庚子年義和團，各學堂的總副教習都是明季死於闖賊之難的人轉劫，而且在未出世以前，就已經讀過了書，這句話不但分隔陰陽，年湮事遠，無處示同他對證，即或事屬有憑，亦覺得未免過於罵得醜態點兒。只有無論他是個甚麼人，都該派讀書。還有那無論學哪一國的語言文字，都該派拿中國的學問做根柢，這兩層話我卻是很佩服你的。」我道：「別的事我們權且不談，你但先說出口那一句話是附會的實據來，也好替我添一分考據之學。」

仲芳笑道：「這又何難之有呢？我適才一入耳，不但他的本身我早已知道，就連他的外公外婆，我都已明明白白的在心裡了。小雅君，你就沒有見過那唐人做的《幽錄怪》一種說部嗎？他上面所記的牛僧孺，也是下第回裡，途遇一個人，邀至極大宮殿中，與歷代后妃相接洽。及至酒闌燈熄，還公然的會同楊太真抵足而眠。你想他這種熱說，豈不是附子乾姜太吃的多了嗎？還有《隋唐佳話》上的《開河記》，那更是說得荒誕不經了。要是說把那不懂的人聽，定要疑我是隨心作畫，信口開河呢！他說的是煬帝時，因欲赴廣陵巡幸，乃詔使麻叔謀為開河總管。不意叔謀有個奇癖，他專喜蒸食小兒肌肉，美其名曰『人參果』。不到一年，竟聚積小兒的骸骨有一百餘擔之多。其時民間失兒之案，已成數見不鮮，迄未一破。只得大家公議，自相守備。每晚用木櫃將小兒藏著過夜，父母則吆喝敲鑼擊鼓的保護。及至第二日早上，開櫃見兒無恙，親友群相走賀，如獲至寶。因此淮河一帶被他鬧得人心恐懼，舉國若狂。所以至今江北小兒夜哭者，給以麻虎子來吃人了，則哭聲頓止。可知隱痛在民，迄今未已。後來又說他開河至一處，因有古墓礙道，叔謀擬平之，忽被墓中神人召去，囑其設法繞越，感且不朽。叔謀初以君命不允，繼經神人允贈二金刀，叔謀始諾而出。途遇一大鼠，項係金牌，上有『阿麼』二字，被一金甲人擊其腦，鼠吼聲如雷，遙聞殿上呼曰：『渠當明年今日死，姑緩之。』叔謀知阿麼為煬帝之字，因秘不敢泄。迨明年河成，煬帝駕亦尋至，果於是歲病腦，聞監國景陽宮之變，崩於廣陵行在，而叔謀則以故繞河道及竊食小兒兩事，被開河副總管舉發，竟以金年金日誅於煬帝未死之前，適符擊腦及二金刀之讖。其實這兩件事，都是後來好事者捏造出來的。一宗是嫁禍牛相，說他自居以一身與歷代王後本朝貴妃相幽會，證其非人臣之相，居心不軌；一宗是煬帝當時造迷樓、開淮水，濫役民夫，天下騷動，所以國人就借著鬼神之談，以為泄怨之具。與你所聽見的那件事，卻是同一用意，用一附會，更是同一罵人。簡直是如同秀才抄襲《大題文府》，照模兒脫模兒，生吞活剝的下來的。但這幾句話，還不算是他附會之談的致命實據。我且更就著他那本地風光，再指出一件毛病來，好讓你死心塌地的破這個疑團！」

我道：「你也沒有學習過刑錢的程度，怎麼會一味的這樣駁中駁呢？」仲芳笑道：「你可惜不能根究出這個謠言是哪個人捏造的。」我道：「即或能根究出來，又怎樣呢？」仲芳又笑道：「你如果能根究出來，去知照他，莫要抄上抄，那我可不是就不駁中駁了嗎？現在我們別的話姑不具論，但就他那『黃牛山下有一洞，可藏十萬八千眾，先到之人得安穩，後到之人半路送』這幾句話研究起來，其目的實在劉坤一、張之洞身上。指的庚子那年，同外國人密訂和約，不令東南同時開釁的一件事。所謂黃，乃黃河，牛，係牛莊，山，為山東，下即指江南而言。一洞就是說的劉張二公的名諱。至於『一六不見面，山水倒相逢』，卻是用拼法合著康有為的康字在內。以上都在袁天罡、李淳風的《推背圖》上剽竊下來的，並非出諸那造謠言的人。廬山真面目，只有甚麼『六君三杰，菜市同風』二語，顯係為著戊戌政變、庚子拳匪那兩回亂子裡的國事犯，是同在北京菜市口先後正法的，所以他就平空的添砌起來，以為鬼神前知之證。若是說到立憲一層，本是外洋政治家的命詞，如日本現在踞起東亞、凌駕歐美，浸淫乎成地球大國，這就是那立憲上立出來的好處了。我卻從來沒有聽過世界上有種古鏡銘，同那小說家的口頭語用過這立憲兩個字，而且還加上將來的語氣，益發是前路茫茫，不可捉摸的了！」

我聽了就不住插嘴道：『仲芳，你把立憲這件事，就誇得這麼珍而貴的，怎麼我們中國現在事事步人後塵，拾人牙慧，為甚麼放棄著這麼好的立憲不去學呢？』仲芳當下就對著我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咳！小雅君，你哪裡知道，譬如一個人家，向來是由家長做主慣了的，一旦改弦易轍，遇事同那些小輩去磋商，能商議的好，自然是不用說，定收集思廣益的效東了；萬一人多嘴雜，弄成個一名名尚挑水吃，兩名和尚抬水吃，三名和尚倒反沒得水吃了的局面。非但築室道謀，徒亂人意，亦且事權一失，要想從前令出必行，卻是很不容易的事呢！一家尚且如此，一國可想而知了。何況中國自唐虞以後，即傳子不傳賢，早把神州大陸視同私產。迄今數千餘年，都是一律行的專制政體，至今已達進化完全的極點了。若有人貿貿然倡議立憲，無論政府裡的人必不肯行，即或肯，亦不過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從，將計就計的拿著立憲兩個字來做楚歌用，想去吹散了革命的意思。所以我說對專制國議立憲，實無異對聾牛低聲講性理，遇夏蟲故意語春冰。今日不是我更說句齷齪話，大約外國人用的溺器，我們中國同胞竟會有人拿來當作菩薩供養的。若說這立憲一層事，恐怕我們中國人即是做一萬年的春婆大夢，也莫想做著呢！然而未來事黑如漆，我既沒有子貢的術數程度，那可就不敢說這個大話，去諒定了我們中國人，竟得不著那立憲國的權利。或者有一日，天佑我黃人，睡獅忽醒，政府裡的諸公，俯念革命黨之煮豆有因，外懼列強國之瓜分將及，與其同歸於盡，不若肉爛湯鍋，赫然變計，先復民權，使我四萬萬同胞不折一矢，不流一血，竟自專制國之奴隸，一變而為立憲國之國民，亦未可知呢！」

我笑道：「我刻下不過說了一句甚麼鬼不鬼，就惹動了你老先生，如同萬把鈎搭著五路財神似的，說了一大套富貴不斷頭的厥話。又說我甚麼頑固黨，又說我甚麼迷信神權。如今你足下的尊聲還未離寶座一步呢，就已經是滿口的術數術數了。難不成這術數一件事，也是你們新學界中人新從外國學得來的麼？何以同是一句話，一經到你們嘴裡說起來，就不是頑固黨迷信神權了呢？怪不得人說我們中國人的性質，是越聰明越會有嘴說人，無嘴說自己呢？」

仲芳道：「你想拿這句話來報復我，卻又單單的沒有被你報復得著。我今天索性同你談句知己話，雖說我是個新學界裡的人，那新學界裡的惡習，我卻一分兒都沒有沾染，所以我看見他們見著外國人所有的東西，就是一個臭屁，也當著香囊般崇拜，倘或是外國人所無的，即是當真的一個活寶，也視同狗矢般的鄙薄。那一種井蛙冰鼠的謬見解，我是至死都不佩服的。何況外國是真有本領的人，遇著自己國裡沒有的學問，無不虛心採訪，想收截長補短的效力呢？諸如從前英國天文家南懷仁嘗誇說我們中國術數之學，實有不可思議的道理在裡頭，決非他們外國推算家所能望其肩背的。可見得並沒有像我們中國裡的人，那般只有己，不知有人的骯髒念頭。再要說，信鬼與信數，本來是兩件事，若從表面上看了去，似乎是差不多的。其實一經研究起來，豈但各不相謀，竟有風馬牛不相及的遠呢！小雅君，你如果不相信，好在刻下天色尚早，我們的船，適才到泰興碼頭，不妨尋一兩件證據出來，給你評論評論，你就不好再笑我是有嘴說人，無嘴說自己了。現在姑無論那數學一道，已為孔子立為專科，用殿六藝之後，是早經彰彰在人耳目的，非同說到鬼神身上的事，就一味的敬而遠之那番敷衍話可比。即就王文正所輯注的《闕裡遺事》一部書上而論，也說孔氏最重數學，猶以子貢為精益求精，當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，就去想掘孔子的墓道，不意掘地得一碑，上書：

登我堂，入我室，顛倒我衣裳，行至巴丘而亡，五百年後秦始皇。

這幾句話。後來始皇行在駕崩，果符其說。但他那碑陰，並無款識，文正竟大書特書，某年月日，秦政發孔子墓，得子貢碑，事遂中止。這又是個甚麼道理呢？我若要說明白了，你不是說記事的人人情武斷，就必定要回駁我亦屬是附會之談了。誰知他其中倒有個緣故。實因從前孔子的墳墓，是子貢一手組織的。所以這個碑，也就斷定了是他的雪泥鴻爪。據說，當時子貢還同了個極有名譽的一位輿學家協理地事，也不知尋遍了多少地方。過了幾年頭，才尋著安徽鳳陽府現在做明陵的那個地脈。子貢看了看，仍然不以為是。無奈那位同去的輿學家，對著子貢說，這塊地穴，如何左映吁山，右襟泗水，如何沙明脈秀。枝幹完全的一大篇好處，何以尚不足當先生一盼呢？子貢因笑道：「我也知道他好，然不過數百年帝王業耳！且山雖明而寸草不生，是為窮山；水雖秀而只鱗莫睹，是為惡水。苟葬之者，子孫必以非命結局，豈所以酬我夫子耶？」及至看到山東曲阜縣關裡地方，前以黃河為池，後以泰山為靠，子貢乃欣喜道：「黃河不枯，泰山不頽，吾夫子之道，豈有已時乎？」當時那位輿學家又建議道：「先生之言誠是，但近墓缺少活水一道，未免美中不足耳！」子貢聽了，不覺大歎服，因對他道：「此事吾亦籌之熟矣。但五百年後，自有秦人送水，可無過慮。」迨始皇挑山填海，果在孔墓前開了一條河道，至今土人猶以始後潏呼之，言其水係秦始皇勞民而成也！你就照他記的這兩件事上看起來，可知我羨慕子貢的術數之精，是並非臆譽了。無奈後世小儒，謬於一孔之見，誤執『子不語怪力亂神』一語為孔氏不談數理之證，相戒緘默不言，更強世界疊出英明之主，其目的在民可使由之，而不可使知之，誠恐數學進化，則吉凶成敗，過於分明，人將以天下事盡委之於數。不但人主無以駕馭人才，亦見有阻各社會勵精圖治之意。以為誣世惑民，莫甚於此，故歷代縣為厲禁以解散之，而猶以本朝為更甚。坐使良法美意，曠代一傳。自近世邵堯夫、劉青田以後，竟無所聞，未免可惜。」

我聽了，心裡很想說他兩句，怎麼你這麼一個通品，連頭頂上十萬八千煩惱絲都拔掉了，還是裝著滿腔的劫數風水在心裡，可知古人說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」這句話是不錯的呢！但是仲芳的脾氣，我是已經摸著點兒了，又何必盡著同他一個竹眼釘一條釘的去互相問難呢？倒不如掉換句把話去談罷！當下我計較已定，就去對仲芳道：「聽說你們老哥拜過康有為做門生，這句話我前年在京裡的時候，一見面就想著問他的，後來被那幾天在槍炮堆裡過日子這麼一岔，就岔忘記了。到底這件事還是真的呢？還是有人忌妒我山當的差事太紅了，想拿這個丑話來傾軋他呢？你既同他是弟兄，大約無有不清晰的，今日何妨說給我聽聽，也好讓我把一向的疑團破掉了。」

仲芳道：「這句話何嘗沒得呢！我至今提起來，還在這裡極格極格的發抖呢！當時我也曾經勸過他幾次，無奈我們老兄的拗性，你是知道的，不問你說出血來，他也當作一口蘇木水，光抱著個外而督撫，內而王公，要想去巴結他，還怕巴結不上呢！不趁此刻風爐子尚沒有大熱的辰光去扇，等到將來火候足了，還來得及麼？記得我們兄弟倆說這話的那日，以後沒有幾天，就鬧出那個搜捕新黨的大亂子來了。聽說這一回事，全個兒是林旭一個人岔出來的，我當時雖是曉得，卻沒有敢對人說。現今好在是早經宣佈的事，已諱無可諱了。又喜這兩年的政府，也文明瞭許多，所有戊戌案子里的人，除罪魁不赦外，其餘牽累的，業已開復的開復，起用的起用了。我們就私下談談，也不算得甚麼諷刺時政。先是老爺子慮一旦實行新政，有幾個守舊大臣，頑固國戚，勢必起而反對，反對不效，則必特別阻撓，運動強有力者出為干預，在所不免。不意康有為就利用了這個機會，慫恿老爺子下了一道空白上諭，飭譚嗣同、林旭會同妥議，在駐京的五大軍裡頭便宜調用，以便預防一班反對新政的皇族大臣暴動地步。」

「其時五軍中，猶以袁廷尉、馬玉昆、董福祥為軍威最盛。當下依譚嗣同的意見，想叫董福祥去乾這件事。無奈林旭堅執不肯，說：『董回子出身微賤，且入衛未久，恐難勝任，不若袁某人世受國恩，才名藉藉，萬一事機決裂起來，還可以多一個人商議商議呢！不比用那一勇武夫的好麼？』譚嗣同急爭道：『我要派董回子去，就是為的這兩層。你就不想想看麼？他既出身微賤，則其必易用其力；既入衛未久，則他自己必急於見功。能有了這兩種的性質在裡頭，你還怕他不入我們的彀中麼？若袁某為人，鷹視狼顧，多許多疑，至有仲達第二之號。設或陽奉陰違，臨事變局，你我幾個人的性命本不足惜，其如大局糜爛何？』林旭笑道：『一句話，到了你的嘴裡說起來，就有這麼若干的花樣了。從來乾大事的人，像你這樣前怕狼後怕虎的，那還能做麼？怪不得人說是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呢！』譚嗣同道：『虞公（旭外號虞山），你莫要把此事太看的容易了，須知不為功首，即為罪魁，你我切不可以意氣用事才好呢！』

「林旭見譚嗣同堅執不允，又被揶揄著那張硃諭不發，沒奈何，一人想來想去，竟被他想出了一個奇想天開的主意來。於是對譚嗣同笑道：『你說的那番話雖然近理，究竟也未免太過慮了，莫說我們現在的君臣是一德一心交融水乳的時候，就是尋常辦事，亦不至於如此。現你既揶揄著這張硃諭不交，難不成我就不是欽派的人麼？難不成我除了你的，沒有第二張了麼？』說著，竟自搶過一枝墨筆來，依稀彷彿的譽寫了一紙，揣在懷內，跳上車就走。再等譚嗣同趕來阻止，他已自車轆轤，馬蕭蕭的去遠了。康廣仁同楊深秀還說：『何不追虞公回來呢？』嗣同道：『事已如此，追之何益？』只得把腳跺了幾跺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『唉！虞公此去，我等無噍類矣！』足見康有為當日誇譚嗣同才質可為伯裡聖天德這句話，是很有知人之哲的。」

「其時袁廷尉的行營是駐在京師小站上一個關帝廟裡，林旭就得意揚揚的一逞跑到那裡去。正值初更時分，營中上火，一見面便將那張墨諭交給他看，又對他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。不意袁廷尉竟一言不發的，將那張墨諭在炕几上一個玻璃燈置旁邊邊，翻過來覆過去的看，及至看了好一會，忽然笑容可掬的對林旭道：『你這件東西到底是哪裡拿來的？怎麼我出仕數十年，又隨侍許久，從未見過上諭是會用墨筆寫的呢？即或在國孝期內，也不過是用藍的呀，而何況現在不是這個時候？』林旭見他搔著癢處，猛把一個白臉沉下來道：『此一時，彼一時，老爺子愛用甚麼筆寫，就得用甚麼筆寫，你能問我，我卻不能問他。至於此事的內容如何，你明天召見了下來，自然是會知道的，卻也不須我現在細細的告訴你。今天但要你回我一句行不行就是了！』姓袁的聽見明天召見下來自會明白的那句話，又證諸他們近日的聖眷寵重，千古無比，就猜著這件事有九分是通天的買賣，並非撞木鐘可比，就是硃筆墨筆上一點分經，還在那裡疑惑不定。當下又同林旭談了一會，陡裝出一種鬼鬼祟祟的樣子來對林旭道：『此事關係甚大，我一個人即或犧牲了性命以報諸君子，本不是一件甚麼要緊的事，但求於事有濟才好呢！倘我一時利用兵力，他們那四營誤認我為造反，豈不要合力來同我反對麼？固無論亂軍中萬無理喻的道理，即能從容將這道密諭宣佈出去，我也預料是法不及眾的。好在我可以隨到隨辦，是一件現成就事，你只要回去商議妥了，甚麼時候能將那四軍設法調開，我們就在甚麼時候再斟酌就是了。』說畢，又重

複屏退左右低聲道：『自古辦大事的人，首貴機密，所以往往機事不密則害成。此等物留之實足誤事，不如燒掉了，以免後日或成禍水。』他說著，就一手拿起來，在燭火上付之一炬，嘴裡還是不住的說：『我們再斟酌，再候信。』林旭此時正恐這張墨諭為害，見他先自燒卻，暗暗的甚為歡喜，以為是真心為己，遂坦然不疑而去。

「誰知袁廷尉自從林旭走後，就輕車減從的星夜赴津。次日，京津鐵路的火車就奉到直督榮中堂停止買票的密諭。第三日約在黎明時分，我就聽外間沸沸揚揚的傳說，九門提督會同五城上有奉懿旨捕拿新黨的信了。內中不過單單的走掉一個康長素，一個梁超回，那其餘四人，都是一串兒牽著走，比殺幾個小雞子還不如呢！其時另有一班人說，袁廷尉接那張墨諭的第二日，居然還召見過幾次，老爺子就派他到天津去閱兵。」此一去有分教，正是：

老佛有靈存社稷，

書生無福轉乾坤。

要知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